

远程医疗已日益成为我省医院的一种就诊模式

千里问诊 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童桦 通讯员 陈旭东 王蕊 石溪楠

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编织起五彩的苍穹。在这片星空下,凭借遍布全球的网络和大流量数据的快速传输,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得到比以往更为高质量的保证,就连我们的身体,也在这片网络海洋中成为一串串复杂,却又带着类似的数据符号,沿着互联网通向各个医院以及医务人员,无所遁形。

两台电子屏、数根网线,医患之间实现了异地视频问诊。一只手机、一个终端应用,医患之间实现了不用见面的诊疗流程。而当人们的健康档案都变成一个可视的数据表格时,健康大数据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疾病都有了数据之源,也因此有了分门别类的诊疗方式。

这便是远程医疗,它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模式,它带给我们的,是便利和依靠,同样有未知。

远程医疗:人类进步的凭证

因为腹痛一周有余,患者刘先生被家人送往了绍兴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经诊断,他的腹痛来源于右肝恶性肿瘤。对刘先生和他的家人来说,这样的诊断结果无疑是晴天霹雳,44岁的年纪正值壮年,以后的日子难道要在病床上度过?

柯城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经过多次诊疗后发现,医院的医疗技术无法缓解刘先生的病情。“怎么办?”患者的病情拖不得,几位医务人员商量后来到了远程医疗房,打开了终端设备。

“请找郑树森院士,这里有位患者需要他的帮助。”面对来自绍兴市的请求,正在查房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院士放下了手上的事情,坐到了屏幕前说:“把患者的病史和检查报告单等资料传输上来,请各位医生一起商量病情。”

“建议患者药物改用优思弗、易善复、百赛诺。”面对一份份传输上来的病史数据,郑树森院士建议先进行药物介入治疗,“同时做肝动脉化栓塞,手术切除,若上述治疗在最迟的结束时间里不能恢复,可考虑原位肝移植。”

一道道精准的指令从杭州传向了绍兴,视频前的柯城区医务人员立刻紧锣密鼓地忙了起来,得益于郑树森院士的指点,

刘先生的病情终于稳定,趋于好转。

“我们在国家卫生信息化建设、国家数字卫生项目支持下构建了覆盖省、市、县的三级‘网络医疗服务平台’,实现了集临床服务、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合作科研、科室建设于一体的新型远程医疗服务模式。”郑树森院士说,该平台已覆盖浙江省内160多家市县级医院、6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四川、贵州、江西、新疆、青海、湖北、辽宁、安徽等省部分医院,开展远程专家会诊、双向转诊及远程教学等医疗服务达数万次。

不仅仅是浙大一院。在浙江,忽如一夜春风来,几乎全部的省级公立医院都兴建了自己的远程医疗系统。偏远地区的疑难杂症患者,再也不需要天未亮就驱车赶往杭州大医院,排队挂号一整天后才等到名医为自己搭脉问诊,凭借着省市两级医院的远程医疗系统,患者在当地医院就可以实现和省城名医面对面的沟通。

这就是远程医疗的魅力。它拉近了人们在自身健康及保健上与专业人士的时空距离,缩短了患者与名医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间,更减少了自身病情进一步加重的可能性。

远程医疗:大数据造就历史

何谓远程医疗?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一直在延伸,并不断扩大的概念。

目前,远程医疗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旨在提高诊断与医疗水平、降低医疗开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保健需求的一项全新的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复杂,比如一位护士通过两台电视机对两个病房里的患者进行监护,这就是远程医疗的一种。”浙大一院对外联络办主任严建华说,远程医疗技术已经从最初的电视监护、电话远程

诊断发展到利用高速网络进行数字、图像、语音的综合传输,并且实现了实时的语音和高清晰图像的交流,为现代医学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就出现了远程医疗的雏形,而“Telemedicine”这一词汇的出现则源于不断发展的通讯、电子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后产生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国内的专业人士后把这一词汇改造成“远程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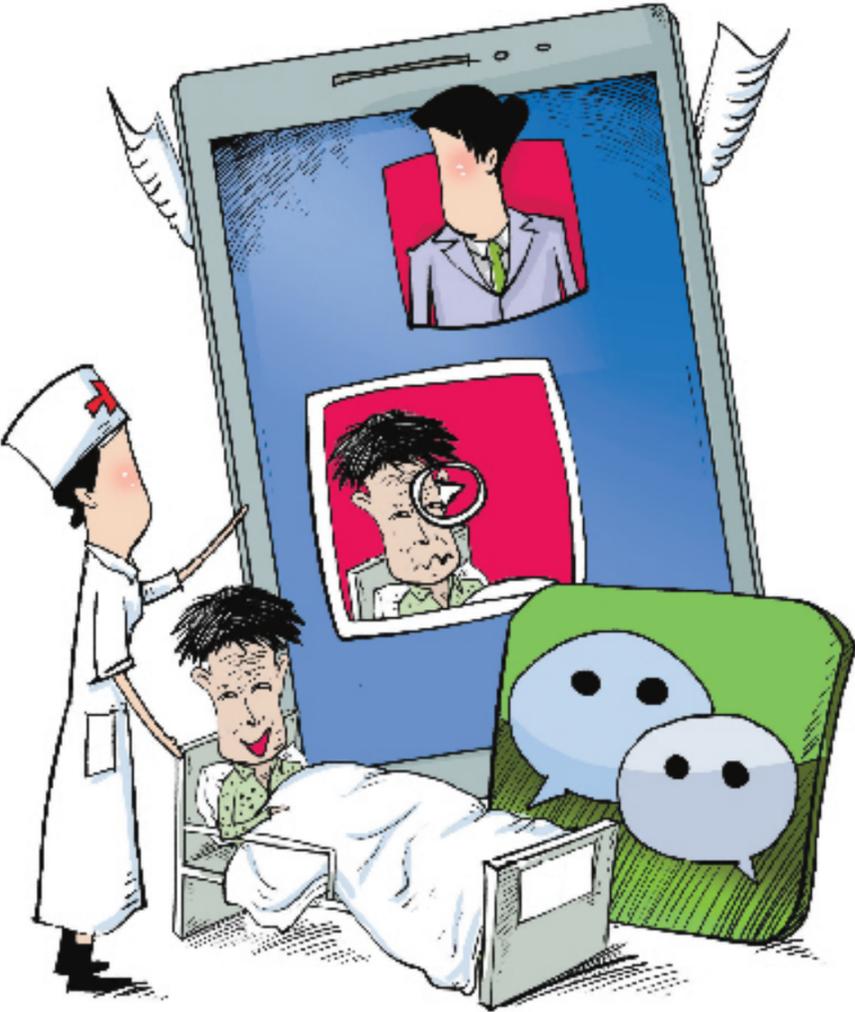
自从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人们看病就医的习惯就已经出现了更为便捷的趋势。毕竟,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人们在遇到疾病时总喜欢和口口相传的医生面对面打交道。电话的出现,则让他们可以在地球的一端致电给另一端的医生询问自己的病情,诊疗模式从这里出现了质的转变。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一时段是远程医疗的成型期,但电脑和网络的出现,使得信息的繁衍如同几何式般累积,远程医疗也自此迈入成熟期。从“望闻问切”到“清楚的问、仔细的看、系统的查、数据的算、云端的监测”,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远程医疗一直在经历着大数据井喷的阶段。

在全球范围内,远程医疗已经成为投资者眼中炙手可热的未来项目。比如美国网络公司巨擘谷歌公司就在进军日趋热门的远程医疗领域,这项服务主要通过 Helpouts 来进行。Helpouts 平台上的专业技术服务将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这些提供商们将有权自行决定服务的价格。用户可以根据不同服务提供者的质量、服务和评价来自行选择服务。

这一新的市场趋势也刺激了远程医疗的发展。国内各大医院为远程医疗也曾多次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从单纯的社区医院向上级医院上传心电图,到浙江联合省外甚至是国外专家共同开展视频诊疗。患者当下的就医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远程医疗还能提供及时和低价的服务,能帮助患者快速了解和控制疾病,同时对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远程监护可以有效地降低疾病的复发。



医生通过微信视频远程医疗(漫画) 视野网供图

世界各国 远程医疗

德国

在德国,要想将工作与医疗保障完全分开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按照德国的法律,除了每月收入超过规定标准的高级职员以外其他人必须参加医疗保险。投保者一旦生病可以到属于医疗保险机构的任何一位医生处就诊。

自2000年初开始,德国的远程医疗系统进入普及阶段。各医疗系统中包括医院和各社区之间的合作通过远程医疗网络得到了加强。此外,包含所有医学资料的医疗保健平台正在建设之中。

英国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英国,有超过90%的医生都使用计算机。这为远程医疗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IT基础。现在,英国的医生或护士可以通过网络在计算机软件的帮助下远程对病人提出诊疗意见,并和病人进行交互式沟通。

在实施远程医疗的进程中,医院已经能够做到让居民通过自己的网络实现预约挂号,医院可以迅速提供治疗方案,使候诊的病人迅速得到治疗。

意大利

目前,意大利的远程医疗项目已经在很多中小型医院展开。成熟的远程医疗应用体现在其远程眼科医疗方面。

远程眼科医疗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应用。在开展远程眼科医疗应用的时候,由于系统所传递的是十分精细的眼科手术实时图像,因此要求传输过程中的图像要十分清晰、稳定,一旦信号有异常波动,将会直接导致整个医疗活动的失败。

波兰

20世纪90年代,波兰进行了远程医疗在心血管、病理学及放射科学方面的应用试验。目前,波兰的远程医疗系统主要应用于监护心脏病病人,提供对病理切片、CT或MRI图像的会诊意见及在有限区域内管理在家休养的慢性病人。

此外,波兰还积极推广远程诊断系统的普及和实施,可以帮助重症病人在家中休养从而避免转移到费用高昂医院的麻烦。

挪威

挪威1995年启动的首个远程医疗计划,在施行的20年里成功缩短了急性心脏病从发现到治疗的时间。这种医疗系统既可以在病人家里使用,也可以在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使用,设备采集所需的数据传输给医院,医生进行分析后能够进行诊断,并给出紧急治疗方案。

目前全挪威有超过100辆救护车使用了该系统,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提高了15%-20%。

墨西哥

起步较早,近半数的州普及了远程会诊。政府重视,医院和企业同样大力支持。

墨西哥的远程医疗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截至2012年,墨西哥32个州已经有14个州普及了远程会诊,23个州普及了远程教育。

非洲

南非是非洲建立远程医疗系统较早的国家。

有报道称,以推进移动健康服务为宗旨的国际机构“移动健康联盟”已决定2014年将总部从美国移至南非,致力于进一步缩小非洲远程医疗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同时,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斯坦陵布什大学、开普半岛科技大学等机构都在从事对电子健康的研究,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医学院则在2002年开设了远程医疗系,培养远程医疗领域研究生,为该省乃至全国培养人才。

本报记者 童桦 通讯员 石溪楠 整理

远程医疗知多少

远程门诊

是通过网络视频将病人的一些临床资料,包括病史、主要的辅助检查等信息传输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的专家针对病人的临床资料,做出诊断和治疗方案。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专家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可以更加到位,并可实现影像学、超声学和医学检验结果的同步传输。

远程会诊

是利用电子邮件、网站、信件、电话、传真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为患者完成病历分析、病情诊断,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的治疗方式,它是极

其方便、诊断极其可靠的新型就诊方式,它有力地带动了传统治疗方式的改革和进步,为医疗走向区域扩大化、服务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条件,也为规范医疗市场、评价医疗质量标准、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交流医疗服务经验提供了新的准则和工具。

远程随访

带有远程监测功能的植入器械通过数据发射器,将设备工作参数及诊断数据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方发送到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对数据分类处理后上传到网络数据工作站,医生就可以通过

网络浏览这些数据。远程随访提供的远程数据基本类似于常规门诊随访需要观察的数据。

远程咨询

有别于传统的当面咨询,患者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和医生互动,从建立咨询关系开始到咨询结束都无需见面。这种咨询方式的效果不仅与当面咨询一样,及时性还很强,一有困惑,随时随地就可以咨询,免去路途奔波和只能在特定时间进行咨询的麻烦,非常利于急救,也利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

(本报记者 童桦 整理)

